

曲 艺 小 丛 書

风 雨 夜 路

万 全 等 著

曲艺月刊编辑部编



曲艺小丛书

风雨夜路

万全等著

曲艺月刊编辑部编

北京宝文堂书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本子收有鼓词《风雨夜路》、山东快书《张老汉吓了一大跳》和相声《找男男》三篇作品。

《风雨夜路》写一个战士借来的一把磨刀送还给老人家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张老汉吓了一大跳》这个饶有风趣的山东快书，用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反映了祖国面貌的千变万化。《找男男》以相声的幽默语言，同样写出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风 雨 夜 路

※

北京崇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68号)

北京市图书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8070·508 字数1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frac{1}{8}$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1,001—25,000册

定价：70.12元

編輯說明

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它的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现实，深入群众，以说唱的形式，起着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建国十年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之下，曲艺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现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个曲种，五万以上的曲艺职业艺人，数以万计的曲艺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他们写出了不少被艺人广泛演唱，为群众热烈喜爱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中，这些作品更能随时随地作为号角，而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

为了更密切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任务，《曲艺月刊》编辑部从1960年开始，将《曲艺月刊》及各地文艺刊物发表的优秀曲艺作品加以精选，按季度分册编辑出版成套的《曲艺小丛书》。每册包括两三篇作品，约二万字左右。

第一套《曲艺小丛书》共计十本。这套丛书以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作品为主，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斗争；同时，在出版时，正值春节期

間，也注意了提供广大群众文艺活动的材料，以便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編选時間仓促，尚希曲艺界及讀者們多加指教。同时也請求曲艺界、各文艺报刊及曲艺爱好者們，大力支持我們的編选工作，共同把这个丛書編好。

《曲艺》編輯部

1959年12月

目 次

风雨夜路(鼓词)	万 全 (1)
张老汉吓了一跳(小段儿)	于振龙 (10)
找舅舅(相声)	周 季 (12)

风 雨 夜 路

(鼓 詞)

万 全

夏末秋初起西风，
更深人静夜色浓；
低头难找田边路，
举目只见满天星。
田野上大部队向前移动，
趁黑夜迎冷风赶路匆匆；
战士们长途行军三百里，
依然是大步疾行有精神。
说的是那后方尖兵排有个新战士，
人称他小机灵大号陶雄。
小伙子一路上大摆龙门阵，
从出发到现在嘴巴没歇工，
由天上人造卫星先谈起，
扯到了表妹李秀英，
字典上好名词他都感到不够用，
又表演又比划两手做补充。

到最后他給表妹做鑑定：

“我那表妹呀，体格棒、愛勞動、覺悟高、心眼靈、濃眉大眼長得俊、活潑大方又熱情，

說她是仙女下凡是假話，
全區的共青團員里最有名。”

談到這兒他怕旁人不相信，
口帶里忙把照片尋。

小陶雄一掏口袋不要緊，
連忙把班長排長喊了好幾聲，
一把剪刀在他的手中攥，
向排長把它的來源做了說明：

“下午行軍我腳上打了泡，
借剪刀挑水泡就在那劉家坪，
哪想到用完后忘記往回送，
沒在意放到自己口袋中。”
兩句話說得排長直跺腳：

“你這個小鬼怎麼盡把是非生？
臨出發督促檢查好幾次，
就是你馬馬虎虎當做了耳旁風。
命令你馬上給老鄉送回去，
到那里多做檢討把誤會解釋通。
部隊剛走了二十里，
現在還不到九點鐘，

天亮前还能赶到目的地，
离此地四十来里村名郑家营。”

三排长当机立断下命令，

小陶雄大大吃一惊：

九小时要走一百里，

四周漆黑路不平，

后半夜人家休息我走路，

明天的行军任务怎么完成？

你看他磨磨蹭蹭不想走，

等待着排长把命令变更；

七班长在一旁替他讲话，

困难摆了好几宗。

三排长一摆手儿口气硬：

“群众纪律要维护，决不通融。

你两个罗罗嗦嗦白费劲，

向后转、齐步走，照我的命令马上去执行！”

说罢话排长带队向西去，

小陶雄只好回头奔正东。

一路上胡思乱想生闷气，

埋怨排长不讲人情；

人说你爱护战士如兄弟，

我看你官僚主义是个典型；

执行纪律没有点儿灵活性，

不分析具体情况动动脑筋，
这一把小剪刀有什么贵重，
不该把战士的疲劳脑后扔；
我不是故意去犯错误；
何必如此冷冰冰。
再一說演习結束回营房，
还要路过刘家坪，
到那时送还剪刀并不晚，
向老乡赔礼道歉时间也从容。
那陶雄越想越想越憋气，
满肚子委屈說給誰听？
气汹汹低头撅嘴往前奔，
好象战場打冲锋，
一口气跑到老乡房門外，
跑得他渾身冒汗眼花耳又鳴。
拍拍拍手搭門环他把那門来叫，
哧楞楞房里有人点上了灯。
吱呀呀双扇門几分左右，
颤巍巍一位老大娘面前迎，
老大娘楞了半晌把战士問：
問战士深夜叫門为何情？
是不是部队又来号房子？
是不是借鍋借灶借蒸籠？
陶雄把事情經過講一遍，

把剪刀递到了大娘手中，
老大娘晃剪刀恍然大悟，
一把拉住小陶雄：

“你这个孩子真是傻心眼，

这点事哪值得往返一程，

这剪刀你大娘不常用，

迟几天送来也能行，

你看你黑天半夜来回跑，

担惊害怕、多么孤零，

累了吧？餓了吧？

进家来大娘給你把火生，

热呼呼吃上一碗热湯面，

多放花椒多擱葱，

吃罢飯暖暖和和睡一觉，

明早再把部队寻，

我叫咱社主任写封証明信，

要不然大娘送你到郑家营，

排长要是怪罪你，

大娘給你来担承。”

这一个疼爱战士心腸好，

真比骨肉还要亲，

那一个心里急着追部队，

命令那能不服从。

两个人拉拉扯扯一大阵，

大娘才把手放松，
小陶雄辞别大娘向西走，
三步并做两步行。
只听得老大娘还在說話：
“这孩子年紀虽小办事有本領，
都是咱毛主席好領導，
真正是人民子弟兵。”

走到村口回头看，
老大娘高举油灯依門望陶雄，
小陶雄見此景心里发痛，
好象是倒了酱油、陈盐、咸醋、白糖、花
椒、大料、芥末、干姜酸甜苦辣五味俱
全的佐料瓶。

說什么一把剪刀不貴重，
說什么排长不把战士疼，
說什么一夜多走四十里，
說什么明天任务难完成，
我只願自己忘群众，
对不起老大娘一片深情。
这件事排长做得就是对，
全怪我觉悟太低認識不清，
小陶雄猛回头快步往前闖，
一肚子委屈无影又无踪，
下决心一見排长就檢討，

請求處分和批評，
從今後執行紀律要自覺，
克服那吊兒郎當的壞作風，
小陶雄只顧快走早歸隊，
哪料到老天設下絆腳繩。
出村後走了不到四十里，
突然間電光一閃雷聲隆隆，
越往前走越費力，
那狂風象巨掌抵住前胸，
陰沉沉烏雲過頭頂，
剎那間天河決口大水往下沖，
平地漲水二三寸，
頭難抬來眼難睜，
全身衣服濕了個透，
那冷風吹得人戰兢兢。
小陶雄緊咬牙關高抬腿，
低頭閉眼往前沖。
哪料想走了不到三百步，
撲通墮跌進了大水坑，
摔得他胳膊麻木腰又痛，
嘴巴眼睛全被泥水封。
擦擦臉，揉揉眼，
爬出水坑再登程。
好戰士哪怕困難比天大，

跌倒了爬起来，想叫我停止万不能！

小陶雄三步一跤地向西奔，

要和风雨比比强弱和输赢，

正走着忽听对面有人喊，

那喊声由低到高、由远到近，穿过大雨，

透过狂风，声声喊的是咱小陶雄。

手电光雨中来回晃，

一闪一闪刺人眼睛。

来的本是七班长，

奉命令来迎接阶级亲弟兄，

手拿着排长的胶鞋和手电，

怀抱着排长的防雨斗篷。

小陶雄找见了班长甭提多么高兴，

又说又笑不停。

七班长忙把背包接过去，

又用斗篷把他蒙。

两个人收拾完毕开步走，

你扶我我搀你直奔郑家营。

不一时来到村口大树下，

又遇见三排长雨里相迎，

小陶雄跟着排长把房进，

见炕上躺着战友八九名，

一个个睡得好甜蜜，

有的打呼噜、有的把脚蹬，

灶膛里柴火烧得旺，
锅盖土团团热气往上升。
小陶雄换好衣服刚坐定，
三排长忙揭锅盖把饭来盛。
锅里边荷包鸡蛋六七个，
刀切面足足煮了有二斤，
黄澄澄油花花漂在水面，
香气扑鼻味道浓。
三排长满满盛了一大碗，
笑嘻嘻地叫声“小机灵”。

“这一锅全是你的饭，
快点吃完好熄灯，
抓紧时间睡一觉，
明天的行军任务可不轻。”

小陶雄眼望着排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泪汪汪把碗筷接到手中。

張老汉吓了一大跳

(小段儿)

于 振 龙

十冬腊月雪花飘，
张老汉背着粪筐一劲跑，
往常拾粪村里转，
今天他直奔火车道。
光听说铁路上出了新鲜事，
心里纳闷总想去瞧瞧。
张老汉边走边拾粪，
行至道旁忽然吓一跳，
只见东边火车有个影，
西边火车嗖嗖把烟冒，
哎呀呀，火车要撞头，
这可不得了！
他放下粪筐连声喊，
高举粪杈一个劲的叫！
车急风大，司机听不见，
张老汉左顾右看心想要糟糕。

东边火車象只虎，
西边火車象只豹，
一虎一豹来势猛，
行走如飞誰也不示弱！
两边火車真頂了牛，
国家財產必定会报銷！
张老汉着急直跺脚，
汗珠滴嗒往下掉。
只听见东边火車一声笛，
西边火車一声叫；
只觉得嗖地一陣风，
两列火車过去了？
看东边长长的列車，足有百十节，
看西边列車上貨物如山真不少，
张老汉觉得妙，
跑上路基仔細聽，
噢！原来多修了一条大铁道。
他笑着摸了摸后脑勺，
大跃进新事实得多，
三天沒出門，吓了我一大跳！